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 · 杜潔祥 主編

第二六編 第六冊

《千頃堂書目》新證

李言 著

花木蘭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六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6冊

《千頃堂書目》新證

李言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千頃堂書目》新證／李言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2018〔民 107〕

目 4+24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六編；第 6 冊)

ISBN 978-986-485-350-2 (精裝)

1. 千頃堂書目 2. 研究考訂

011.08

107001759

ISBN-978-986-485-350-2



9 789864 853502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六編 第六冊

ISBN : 978-986-485-350-2

《千頃堂書目》新證

作 者 李 言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8 年 3 月

全書字數 205207 字

定 價 二六編 25 冊 (精裝) 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千頃堂書目》新證

李言著

作者簡介

李言，女，中國古典文獻專業博士，現供職於江蘇鳳凰傳媒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4年以來參加了《周易禪解》、《文獻學大辭典》、《援鶉堂筆記》的整理工作。2007年任《全元詩》編委，整理了倪瓚、張羽、沈夢麟、張雨、虞堪等十餘人的詩集（楊謙主編，中華書局，2013年）。2009年9月，成功申報全國高校古委會重點項目《倪瓚全集》。2011年，出版《沈德潛詩文集》（與潘務正合作，人民文學出版社，4冊，150餘萬字），該書榮獲2011年全國出版行業古籍類圖書一等獎。

提 要

黃虞稷是我國文獻學史上有影響的目錄學家。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黃虞稷撰寫了《千頃堂書目》這部私家藏書目錄，同時還編撰了《明史·藝文志稿》這部史志目錄；《千頃堂書目》流傳至今，《明史·藝文志稿》則已亡佚。筆者在對《千頃堂書目》和《明史·藝文志稿》所著錄的千餘條目錄分析之後，認為以上說法並不準確，筆者的基本結論是：《明史·藝文志稿》並未亡佚，今本《千頃堂書目》亦非黃虞稷所作。

筆者運用文字比勘及數目統計的方法，以列表的方式分別考察了《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稿》、《內閣藏書目錄》、《明詩綜》、《（雍正）浙江通志》之間的關係，認為黃虞稷的《明史·藝文志稿》尚存世，即抄本《明史》416卷本的卷133～卷136（《續修四庫全書》第326冊，署名萬斯同撰）。黃虞稷《志稿》編排體例以明代著述為主，兼收宋遼金元四代藝文，但此本《志稿》僅存明代部份，其餘不知被何人刪除。王鴻緒的《明史稿·藝文志》即據黃虞稷此《明史·藝文志稿》刪削而成。

筆者還認為，今本《千頃堂書目》是在黃虞稷《明史·藝文志稿》的基礎上增補而成的。在將二書通校過後，筆者發現《千頃堂書目》中「地理類」及「別集類」條目尤其較《明史·藝文志稿》為多。經考證，溢出的條目中「地理類」主要來自《（雍正）浙江通志》的「經籍」及《內閣藏書目錄》的「志乘」；「別集類」主要來源是《明詩綜》及《（雍正）浙江通志》的「經籍」。還有一些條目是清時學者杭世駿利用廣東、安徽、陝西、山東、江南省《通志》，吳騫利用《明季遺書目》、《內閣藏書目錄》及清代私家書目（如《讀書敏求記》、《含經堂書目》等），加以增補的。綜合考證後，筆者基本可以肯定《千頃堂書目》是由《明史·藝文志稿》《明詩綜》《內閣藏書目錄》、《（雍正）浙江通志》拼接的合成品。黃虞稷在明史館僅編纂了《明史·藝文志稿》，《千頃堂書目》並不是他的成果。

也就是說，《千頃堂書目》成書在《明史·藝文志稿》後，它的作者非黃虞稷。其書目性質既不是私家藏書目錄，也不是史志目錄，確切地說，應屬著錄明代圖書的著述書目。

釐清了《明史·藝文志稿》、《千頃堂書目》二者的關係，學術界中圍繞二者所產生的諸多疑問，由此迎刃而解。



目次

緒論	1
一、研究概述	1
二、研究方案	4
第一章 《明史·藝文志稿》初論	9
第一節 《明史·藝文志稿》的作者	9
第二節 《明史·藝文志稿》的體例	12
第三節 《明史·藝文志稿》的版本差異	15
第四節 《明史·藝文志稿》存佚新考	17
第五節 《明史·藝文志稿》的分類及注釋特點	21
一、《明史·藝文志稿》的分類特點	21
二、《明史·藝文志稿》的注釋特點	24
第二章 《明史·藝文志稿》與明代書目的關係探析	27
第一節 《明史·藝文志稿》著錄圖書的文獻來源	27
一、直接注明出處	28
二、未注明出處，但直接抄錄的痕跡比較明顯，稍做比勘即可發現其中淵源	29
三、抄錄時沿襲原書訛誤，通過校勘，可間接考察其中關係	32
第二節 《明史·藝文志稿》之不足和優點	39
一、《明史·藝文志稿》之不足	39
二、《明史·藝文志稿》之優點	42
第三節 《明史·藝文志稿》中不知作者、不明年代的條目考證	43
第三章 《明史·藝文志稿》與《明史·藝文志》的關係探析	47
第一節 二書「集部」著錄條目之比勘	47
第二節 著錄條目的異同之分析	63
第三節 所屬類目的異同之分析	68
第四節 盧文弨增補條目之佐證	70
第五節 《明史·藝文志稿》即《明史·藝文志》的文獻來源	73
第六節 王鴻緒《明史稿·藝文志》略考	74

第四章 《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稿》 的關係探析	79
第一節 《明史·藝文志稿》和《千頃堂書目》關 係爭論	79
第二節 《明史·藝文志稿》和《千頃堂書目》的 異同	82
一、二書分類及條目數量之統計分析	82
二、著錄條目具體內容的差異	89
三、相同條目所屬類目的差異	97
四、所據底本的差異考辨	97
第三節 《千頃堂書目》存在的不足	105
一、沿襲《明史·藝文志稿》的訛誤	105
二、漏抄、誤抄《明史·藝文志稿》的錯誤	106
三、增補條目中的訛誤及原因分析	107
第四節 結語	108
第五章 《千頃堂書目·地理類》與《內閣藏書目 錄》的關係探析	115
第六章 《千頃堂書目·地理類》與《(雍正)浙 江通志》的關係探析	125
第一節 《千頃堂書目》著錄明代浙江方志與《(雍 正)浙江通志·浙江志乘》著錄「郡邑 類」條目之比勘	125
第二節 《千頃堂書目》著錄明代浙江方志與《(雍 正)浙江通志》「兩浙志乘」中的其他類 條目之比勘	149
第七章 《千頃堂書目·別集類》與《(雍正)浙 江通志》的關係探析	161
第一節 《千頃堂書目》「別集類·洪武時」著錄 條目與《(雍正)浙江通志》之比勘	161
第二節 《千頃堂書目》「別集類」以科舉中試前 後爲序排列的方式肇始於《(雍正)浙江 通志·經籍》	178
第三節 《千頃堂書目》沿襲《(雍正)浙江通志》 的佐證	180

一、「永樂、宣德、正統」三朝的中舉人數 及分佈地的統計分析·····	180
二、二者之間沿襲關係的進一步探析·····	182
第八章 《千頃堂書目·別集類》與《明詩綜》的 關係探析·····	185
第一節 《千頃堂書目》與《明詩綜》的關係·····	185
一、《千頃堂書目》「別集類·外國」與《明 詩綜》之間的關係·····	185
二、《明詩綜》是《千頃堂書目》「別集類」 的文獻源·····	191
第二節 《千頃堂書目》對《明詩綜》的利用·····	194
一、以《千頃堂書目》「別集類·明室帝王 宗藩」為例·····	194
二、以《千頃堂書目》「別集類·洪武朝」 為例·····	209
三、對《千頃堂書目》「別集類」整體加以 考證·····	211
第九章 《千頃堂書目》的作者、成書時間及目錄 性質新論·····	225
第一節 《千頃堂書目》成書時間及目錄性質新論 ·····	225
第二節 《千頃堂書目》作者新考·····	228
第三節 《千頃堂書目》的版本流傳及文本整理·····	230
結語·····	233
參考文獻·····	235
後記·····	239
補記·····	241

緒論

黃虞稷，字俞邵，又字楮園，江蘇上元（今南京）人，祖籍福建晉江（今泉州）。生於明崇禎二年（1629），卒於清康熙三十年（1691）。其父黃居中，字明立，人稱海鶴先生，明季任南京國子監監丞，是明代有名的藏書家，其千頃齋藏書六萬餘卷，並撰有《千頃齋書目》六卷（今亡佚）。黃虞稷出身藏書世家，自幼受父親薰陶，成年後繼續從事古籍收藏，將家藏擴充到八萬餘卷，改「千頃齋」為「千頃堂」。黃虞稷一生致力於目錄學研究，代表作為《明史·藝文志稿》。但世人皆認為黃虞稷還編撰有另一部目錄學著作《千頃堂書目》，並以此為對象，展開文獻學和目錄學方面的種種討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始終找不到合理的解釋。

一、研究概述

黃虞稷的《明史·藝文志稿》完稿後未刊刻，流傳絕少，並未受到太多關注。《千頃堂書目》卻頗為學者重視，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庫館臣把《千頃堂書目》收入四庫全書，並大加稱讚曰「考明一代著作者，終以是書為可據」，《千頃堂書目》成為在中國目錄學史上頗具影響的著作。

歷來對《千頃堂書目》的研究，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對《千頃堂書目》文本的校補、整理

1、杭世駿根據《內閣藏書目錄》、《廣東通志》、《安徽府志》、《陝西通志》等對「地理類」、「別集類」的增補。此本後來為吳騫所得。

2、盧文弨據《明史·藝文志稿》加以增補、校勘。

3、吳騫據《內閣藏書目錄》、《明季遺書目》、《含經堂書目》、《讀書敏求記》等公私藏書目錄所做增補、校勘。吳騫將杭世駿和盧文弨的校記逐錄於他得到的杭世駿道古堂藏本上，此書今藏臺北國家圖書館。

4、張均衡據十萬卷樓抄本和漢唐齋殘抄本互校，刻入《適園叢書》，《千頃堂書目》始有刻本行世。

5、王國維與《千頃堂書目》研究。王國維在校治《千頃堂書目》上的貢獻，主要不在校勘，而在訂補。據吳修藝統計，王國維的訂補，計《千頃堂書目》未收錄者 107 種，《千頃堂書目》有誤者 71 種，又同書異名者 10 條，存疑 1 條。總括王國維對《千頃堂書目》的訂補數目，共有 214 條。〔註 1〕

6、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出版之《千頃堂書目》，後附索引，由瞿鳳起、潘景鄭二先生整理，搜羅較為完備。但囿於當時條件，參校版本不全，亦存在校勘不精、標點不確的問題，還有一些條目，編者擅改書名、卷數，兼有把盧文弨、吳騫等人的校語當做原書內容編入等情況，這些錯訛都是迫切需要糾正的。

7、時人學者對《千頃堂書目》著錄訛誤的校勘，多以單篇論文的形式行世。主要是對「醫書」、「地理」、「別集類」的校正，如《〈千頃堂書目〉史部人名刊誤六則》、《〈千頃堂書目·醫家類〉辨正》、《〈千頃堂書目〉誤收唐人著述考》等。

（二）對《千頃堂書目》版本、源流的考訂

張明華先生文《〈千頃堂書目〉的源流》作了大量考證，梳理了《千頃堂書目》自問世到刻成書的版本流傳，頗有參考價值。

（三）對黃虞稷的目錄學思想及《千頃堂書目》的學術價值研究

相關論文有柳定生《黃虞稷與〈千頃堂書目〉》、陳少川《黃虞稷藏書概況和圖書館學成就考》、嚴佐之《千頃堂書目》、胡春年《〈千頃堂書目〉及其學術價值》、魏思玲《論黃虞稷的目錄學成就》等。張琳的碩士論文《黃虞稷的目錄學研究》比較系統地討論了《千頃堂書目》的書目性質、類目設置、著錄特徵。張易在碩士論文《〈千頃堂書目〉與中國傳統學術體系的微調機制》中，比較了《千頃堂書目》和其他多種書目對於「史鈔」、「食貨」、「小學」、

〔註 1〕 吳修藝：《王國維校治〈千頃堂書目〉的成就》，吳澤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年，第 347 頁。

「小說」類著作的著錄情況，分析得出中國傳統學術體系在不同階段會做出一定程度上的調整。

（四）論《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之關係

這個問題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也是難點，著力多，研究也細。以王重民先生的《〈千頃堂書目〉考》開其先河，在此文中引進了朱彝尊的《經義考》、王鴻緒的《明史稿·藝文志》及黃虞稷的《明史·藝文志稿》，詳細論證後得出了「《經義考》參照了《千頃堂書目》、王鴻緒《明史稿·藝文志》『經部』一些類目抄錄了《經義考》、《千頃堂書目》是初稿，《明史·藝文志稿》是增定稿」的觀點。李慶的《〈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的關係》一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千頃堂書目》不是《明史·藝文志》的底本。

（五）對《千頃堂書目》的目錄性質的探討

昌彼得《版本目錄學論叢》認為「《千頃目》並不是一部藏書目錄，是師法阮孝緒《七錄》、鄭樵《通志藝文略》，參考書目而不論存佚及是否自藏。」〔註2〕喬好勤在《中國目錄學史》中說：「黃《志》所用材料並非都是現實藏書，有許多是從地方志、史傳和私人記載中抄來的，所以著錄很不一致。」〔註3〕長澤規矩也《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則認為「此書非藏書目錄，而是明人著述目錄」，汪辟疆《目錄學研究》「（《千頃堂書目》）私家目錄而兼有史家目錄者也」〔註4〕，賀洪斌的碩士論文《〈千頃堂書目〉新考》詳細探討了《千頃堂書目》的書目性質，通過例證，與其他書目對比，得出《千頃堂書目》是一部史志目錄的結論。

據筆者統計，相關的單篇期刊論文有30餘篇，碩士論文5篇，專著1部。從發表時間上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有論文發表，至七十年代，始有臺灣學者關注此書，直到今天，學術界對《千頃堂書目》的研究仍在繼續，足可證明其受重視的程度。

在這些論著中，尤其以王重民、張明華、李慶、喬衍瑄等先生貢獻最大。王重民先生發表在《國學季刊》（第1卷第7期，1950年7月）上的《〈千頃堂書目〉考》是國內第一篇全面研究《千頃堂書目》的文章，主要探討了《千

〔註2〕昌彼得：《版本目錄學論叢》，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年，第157頁。

〔註3〕喬好勤：《中國目錄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00頁。

〔註4〕汪辟疆：《目錄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47頁。

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的關係，認為張廷玉的《明史·藝文志》係《千頃堂書目》刪改而成。其後的柴德賡、王欣夫、吳楓、程千帆等先生皆持此說，這種說法已成學界定論。張明華先生的《黃虞稷和〈千頃堂書目〉》一書，在吸取王重民研究成果上進一步深入，辨析《千頃堂書目》的版本源流，考訂杭、盧、吳三家增補條目，於《千頃堂書目》研究貢獻頗多。李慶先生的《論〈明史·藝文志〉與〈千頃堂書目〉之關係》一文，通過翔實的資料考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文中寫道：「認為現在《明史·藝文志》就是《千頃堂書目》加以刪削改易的看法，是不夠準確的。……《千頃堂書目》當然是《明史·藝文志》的重要數據源，但並不是唯一的資料來源。」臺灣學者喬衍琯則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千頃堂書目》與《經義考》的關係探討上，為《千頃堂書目》及《經義考》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視角。

綜觀《千頃堂書目》研究的歷史及現狀，前賢時人對此書的研究主要表現在對黃虞稷生平家世及藏書的考察、《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的關係、《千頃堂書目》的版本、源流、校勘、價值討論等方面。眾學者對黃虞稷的目錄學思想及對《千頃堂書目》的學術價值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千頃堂書目》和《明史·藝文志》的關係探討上，儘管有諸多論文問世，但因為對文本的誤解，現在還在走彎路。迄今還存在著研究的盲區。尤其是學界已成定論的《明史·藝文志》係根據《千頃堂書目》刪改而成的說法，就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二者之間的確有重新探討的必要。

總而言之，目前學界關於《千頃堂書目》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有待深入，這正是本文選題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研究方案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目的

《千頃堂書目》自問世起，圍繞它的爭論就一直不斷。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1、《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稿》編撰的時間先後問題，即二者何為底本？兩部書是不同的目錄著作還是同一書的不同叫法？2、《明史·藝文志》的作者是誰？所依底本是《千頃堂書目》還是《明史·藝文志稿》？這些問題從清代開始就一直在學術界內爭辯不休，各有各的觀點和看法，各有各的依據說法，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學者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沒有定論。

筆者以《千頃堂書目》為考察對象，加以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求解決所存在的問題。著手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416卷本《明史》的「藝文志」著錄條目與《千頃堂書目》的重合度極高。經過仔細比對此《志》所著錄的9000餘部圖書，查找與《千頃堂書目》的吻合度，發現除了「地理類」和「別集類」，其餘類目的條目數量、著錄內容與《千頃堂書目》的重合度達95%以上，並且與盧文弨的校記完全吻合。由此可以斷定，黃虞稷的《明史·藝文志稿》仍然在世，並且與《千頃堂書目》之間有著特殊的關係。筆者又對《千頃堂書目》所著錄的15000餘條目諸條加以檢索，又發現了新的線索，《內閣藏書目錄》、《明詩綜》以及《（雍正）浙江通志》中的條目與《千頃堂書目》的「地理類」與「別集類」溢出於《明史·藝文志稿》的部份相重合。筆者對涉及到的千餘條目條分縷析，進行比勘、數目統計，分門別類的加以考證後，得出了以下觀點：前賢時人圍繞兩書產生的爭論，皆緣於對《明史·藝文志稿》及《千頃堂書目》的錯誤認識。之前學界統一的觀點：1、黃虞稷的《明史·藝文志稿》已亡佚。2、《千頃堂書目》是由清代藏書家、目錄學家黃虞稷所編撰的私家藏書目錄。都是錯誤的。

在筆者之前，學界還未有對《明史·藝文志稿》的全面研究，對《千頃堂書目》的研究也是片面，不完全，甚至有錯誤的地方。為此，筆者決定把《明史·藝文志稿》和《千頃堂書目》共同作為考察對象，逐一加以分析，找出它們之間的關係，兼之考證《明史·藝文志》的相關問題。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千頃堂書目》和《明史·藝文志稿》作為考察的對象，採取古典文獻學傳統的研究思路，運用校勘學、目錄學、版本學，同時結合統計學、考據學等學科的相關知識，採用徵引考據、比較分析等辦法，通過列表格的形式，對具體條目加以考證，發現問題，揭示問題，以形成個人獨到的見解觀點，解決可能存在的問題。

本文在具體的闡述中，採用《明史·藝文志稿》、《千頃堂書目》著錄的圖書作為論證的依據，並引用了較多的相關性的文獻資料，以作更具體的考證，對前人沒有考證清楚的內容作進一步的廓清。同時，廣泛收集、發掘資料並對其加以整理和歸納，充分掌握並詳盡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吸收和利用文獻，博采眾家之長，通過分析、對比和歸納等傳統方法來進行研究。對於前人研究的內容予以略寫，採取刪繁就簡的方法，將本文研究和寫作重點

集中在《明史·藝文志稿》的存佚考證、體例特徵、與《千頃堂書目》的關係論證以及《千頃堂書目》的成書源流上。

（三）創新之處

筆者對《千頃堂書目》和《明史·藝文志稿》所著錄的相關的千餘條目錄條分縷析，通過文字比勘及數目統計的方法，以列表的方式分別考察了《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稿》、《內閣藏書目錄》、《明詩綜》、《（雍正）浙江通志》之間的關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首先，黃虞稷的《明史·藝文志稿》尚存世。即《續修四庫全書》第326冊中署名萬斯同撰416卷本《明史》的卷133～卷136。由目前研究資料來看，清代的朱彝尊、杭世駿、吳騫、鮑廷博皆未曾留意到此《志稿》，及至後世的張鈞衡、王國維、李晉華、黃雲眉、王重民、張明華、李慶等人也未留意到，更談不上利用。筆者首次把《明史·藝文志稿》原書作為考察的對象，引入到《千頃堂書目》的研究中來。之前的學者僅從盧文弨的校勘中尋找《明史·藝文志稿》的原貌，不能統觀全書，僅依靠盧校，有失全面，所以得出的結論也是片面，甚至錯誤的。

筆者經過考訂認為黃虞稷《明史·藝文志稿》編排體例以明代著述為主，兼收宋遼金元四代藝文，但416卷本《明史》「藝文志稿」不知為何人刪改，僅餘明代著述。全書按四部編次，分50小類，經部分11小類，收書1930餘部；史部18類，收書2860餘部；子部13類，收書2800餘部；集部8類，收書3910餘部。又經過條目的比勘、分類的異同比較等，得出王鴻緒的《明史稿·藝文志》確是在《明史·藝文志稿》的基礎上刪並移易而成的結論。

其次，筆者認為《千頃堂書目》成書在《明史·藝文志稿》後，它的作者非黃虞稷，目錄性質也非私家藏書目錄，應屬著錄明代著述的著述書目。《千頃堂書目》在黃虞稷《明史·藝文志稿》的基礎上增刪而成。其中，「地理類」及「別集類」借鑒了《明詩綜》、《內閣藏書目錄》、《（雍正）浙江通志》，增補了大量條目。經筆者考證，《千頃堂書目》溢出的條目，「地理類」主要來自《（雍正）浙江通志》的「經籍」及《內閣藏書目錄》的「志乘」；「別集類」的主要來源則是《明詩綜》及《（雍正）浙江通志》的「經籍」。再加以杭世駿利用廣東、安徽、陝西、山東、江南省通志，吳騫利用《遺書目》、《內閣藏書目錄》及清代私家書目，如《讀書敏求記》、《含經堂書目》等，進行了增補、校勘，就有了今天的《千頃堂書目》。一言以蔽之，《千頃堂書目》是

由《明詩綜》、《明史·藝文志稿》、《內閣藏書目錄》、《(雍正)浙江通志》拼接的合成品。黃虞稷在明史館僅編纂了《明史·藝文志稿》，《千頃堂書目》並不是他的著作。

筆者所得出的這兩種觀點，尤其是第二種觀點，可以圓滿地解答學界中存在的圍繞《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稿》的各種困惑，尤其是關於《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之間關係的探討，以往學者所進行的種種考證，之所以得不到合適的解釋，是因為選錯了研究的對象，這二者之間沒有任何的聯繫。

解決了由於對《千頃堂書目》認識錯誤所造成的問題後，隨之產生了新的問題，那就是《千頃堂書目》的作者到底是誰？經過研究，筆者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猜測：杭世駿的可能性最大。

本書目的是盡可能對《千頃堂書目》作出全面而正確的認識，對黃虞稷的目錄學成就作出公正的評價，並由此考察清代書目著作的編撰情況。

第一章 《明史·藝文志稿》初論

第一節 《明史·藝文志稿》的作者

康熙十七年（1678）秋，黃虞稷以羅繼峰薦，赴京應當年博學鴻詞試。至京後遭母喪，遂丁憂歸，未與試。^{〔註1〕}十九年（1680）以左御史徐元文薦入《明史》館，以布衣的身份參與修史。他於康熙二十年入館，二十八年離館，隨徐乾學到包山書局修《清一統志》。這一階段，《明史》館的主持者為徐元文、徐乾學兄弟，總裁實際是萬斯同，黃虞稷負責《藝文志》的編撰。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八癸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記載云「廿四黃俞邵來。言史館有《文淵閣書目》，係宣德年間楊文貞等編，但不著卷數及撰人姓名，故今修藝文志明史難以為據。總裁諸公議止載元明二代之書，亦不得已而然也。」「（八月）十九黃俞邵來。言『元史之疏略甚，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藝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者皆名儒，而疏略如此，豈非政令嚴刻，

〔註1〕《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戊午」條：「乙未，諭吏部：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辭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餘暇，遊心文翰，思得博學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重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才，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詞藻瑰麗，可以追蹤前喆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督撫，代為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爾部即通行傳諭。於是大學士李蔚等薦原任副使道曹溶等七十七人。上命：俟各員赴部齊集之日，請旨，其在外，現任者不必開缺。」